

写作老师

□ 李玉辉

分得这么细，当然是大学里的老师！是的，他是我的写作学欧文老师。写下这个标题，十年前的大学生活纷至沓来。

第一堂课上，他就显得那么特别。他首先自我介绍，笔名欧文，原名欧阳文风。接着说起了他跟二的一系列渊源。二月出生，在家里排行老二，一路学来，成绩一向排在第二……而今天，最最有缘的是，又来到我们二班任教。他的一番陈述一下子打动了我们，为他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。

有别于初高中作文课的是，他的课摒弃了那些空洞的说教，虚无缥缈的理论。他常身体力行，拿着自己如何地构思，如何地行文在教室里缓缓陈述。能够动笔的老师本身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敬佩，更何况他的讲述又是那么的生动形象，经常一个故事又派生出另一个甚至好几个子故事，精彩迭出。他的想象力真是不错！

真正让我信心大增是缘于那节外貌描写的课上。那天，他一改往常，叫一位女同学站到黑板前，让我们对其进行一番外貌描写。他简略地交代了几句后就坐在一边，不再言语。于是，教室里一阵沉默，片刻，同学们都在伏案疾书，沙沙沙沙，犹如春天里走过一场急雨。那次的片段描写，我写得异常之快，三五分钟挥笔而就。老师念了我们几个率先完成的那些“作品”。念完其他人文字的时候，

老师并不作评价，待念到我的文字时，突然竖起拇指，连声叫好，说有大家风范啊。俄顷，又将已经坐到位子上的那个女同学看了看，还将我意味深长地望了望。瞬间，我脸红如血。我是这么写的：她站在那里，长发飘飘，笑靥如花，神态极是温柔可亲，羞红的脸蛋白里透红，如雪白衣更衬出她的亭亭玉立。不知是白衣替人增加了姿态，还是人面替白衣增添了娇艳？

到今天为止，我已经写过无数文章，无数的女孩在我的笔下鲜活并纷飞，可是，我却再没有超过这段文字这么精美的描绘了。不，我并没有暗恋她，她也并非我喜欢的那种类型。我只是发挥了相比较出色的想象而已。在欧文老师的写作课上，我的想象总是能任意翻飞，能神游千里，心骛八极，并且，还能收发自如。

每次讲解完上一次的作文训练，他都要提议我们把文章投到校报上去，投到日报晚报电视报上去。师专三年，我的文字在这些报纸上都有了发表，也获得过几次奖励。而且，少年情怀总是诗，厚厚的诗稿我写了足足五本。有一天，下了课，欧文老师叫住我，说：“李玉辉，来，把你的诗歌拿给我看看！我在报上看过你的一些诗作，有灵气，大有潜力可挖！”那一刻，我欣喜若狂，一个写作者初学写作时就有人关注和承认，还有什

么比这更让人欣慰和自豪的呢？！多年以后，我最最喜欢的一位女孩曾经这么评价过我的作品，她说：“只要是你写的，都特别好！”那一刻，激动欣喜之余，我就突然想起欧文老师当年鼓励我的这么一句话。因为欧文老师的这一句话，我在写作上一路坚持了下来。而为了这位心仪女孩的这一句话，我想，我该一如既往并加倍努力地坚持下去！



水之梦

□ 贺万顺

水是人类乃至动植物等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，然而我与水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。

过去那年代农村生活条件相当艰苦，自来水更是乡下人的奢望。处于生活用水的需要，各家各户都备有水桶去室外挑水，挑水也是当年孩子们承担的家务劳动之一。

江边或水塘是村民的水源。春日里水浑浊，还得将明矾放在水缸中沉淀泥质。到了冬天江水下降，江边裸露出一大半砾石和沙子。这时挑水路途远，而且行走不方便。由于水位低，各人还须

用竹水勺从江中舀水倒在水桶内才能装满水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家搬到一半山坡住下。山脚下恰有一口半拉子水井供几户人家使用。这水井离家近些，但是井里常年漂浮着不少的青苔实在不卫生，况且水质未经化验，用水户担心食用后会患病。

母亲家务事繁多且裹着小脚，父亲又早出晚归在外务工，挑水的活儿便成了我的日常事。雨雪天路面泥泞时，年小的我挑着几十斤水有时会滑倒，致使满身泥水。母亲疼在心里，整天忙于洗

刷、烘烤我的衣服。当即，我真羡慕城里人能吃上自来水。基于此，我们节约用水，母亲用淘米、洗菜及洗碗后的水煮猪饲料，洗脸的水浸泡该洗的东西。在家洗完后，再去外面漂洗。

此外，干旱时生产用水也十分告急。那时队上没有抽水机，庄稼灌溉只得派甲等劳动力去车水。水车设有四个座位，四人协调一致不停歇地踩着转动的踏板方将水车上，忙时还要加夜工很是辛苦。塘溪水被车干涸了，又去江边车水。为了争夺水源，各生产队间彼此还发生过纠纷。

直到我去外地求学又刚参加工作的那些日子里自来水并未普及，我所任教的中学校内仅有的几个水龙头远远不能满足近 200 名教职员工的需用。我家住在二楼，下楼提水或用水还需排长队。学校一间简易澡堂也未装自来水，大热天男人们就穿着短裤大庭广众之下的水龙头下擦洗，显得既不雅观，又尴尬。

而今用水大变了样。如今全村有了几座大马力抽水机，加之水渠纵横与整修了水塘，于是水车被废弃了。继而，村民组又筑了水塔。通水那天，村子里鞭炮齐鸣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，村民们从此告别了肩挑用水的年代。先前，村庄里做喜事或筑房都得安排一壮汉挑水，现在哗啦啦的自来水流进农家。弟弟家还另打了一口深井，配置了小水泵。他家不但能吃上清冽的水，用上洗衣机，还可利用井水浇菜地了。弟弟对我说：“现在种菜淋水不用挑了，比以前轻松多了……”

居住条件与日改善，我家近 70 平方米的房舍装上了 5 个水龙头。龙头各俱用途，彻底摆脱了多年来用水的困扰。而远在县区的客人小孩来到我家，总喜欢拧开水龙头玩耍，引来大人直叫喊。我家有水桶好几个，已很少派上挑水的用场了。与此同时，我与妻子也深知用水的不易，处处珍惜水资源，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。

玩命的苹果

□ 陈韶华

父亲说：“运（贩）一车苹果，胜读十年书。”我说：“这趟我陪你去，我有创作假，正好体验生活。”父亲说：“好是好，这生活可不是玩的！”

父亲与他的合伙人艾嫂雇了辆十吨的解放牌大卡车，见面就付司机 1400 元，我说运费怎这么贵？父亲说这只是一半，另一半回家付。两个司机与我们一行五人便出发了，父亲随手将一个沾满泥巴的蛇皮袋扔在驾驶室里，仿佛不经意，其实那里面就装着好几万元的现金呢！

黄昏出发，车声隆隆，不觉间，日已落月已升，说话间，车上人都睡着了，尤其父亲有趣，边打着呼噜，边给过桥过路的收费亭交费。我乍坐长途，浑身酸痛，全无睡意。

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似乎是一年，也似乎只是分秒间，刚一迷糊，猛听一声：“不好，车出事了！快下来！”睁眼看，眼前白茫茫一片，大水。险，真险啊！原来司机过于疲倦，打瞌睡，车下坡，偏离公路，冲下大水库了，幸亏反应快刹车及时，否则定会冲入波涛滚滚的深渊！车的前轮陷在泥潭里，车头离水面只在咫尺，我们几人下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推车，轮子一个劲打滑，就是倒不出泥坑。凉月中天，秋虫唧唧，看表正子夜一点，附近不见村庄，无奈，大家只得坐等，一直到天亮，父亲同司机走了四五里路，好歹找来七八个山民帮忙，付了二百元的酬金，总算把车子推出险境。

因耽搁，翌日黄昏，我们仍在崎岖的盘山公路上折腾，这段路特别窄，路凹在中间，路况差，车速慢，左右两边都是山坡，正行间，突然从路左边的山坡上，十几个大汉撑着锄头、钉钯，撑杆跳高般地跳到车厢里，我们不约而同大吃一惊：这是否歹人？他们要干什么？莫非要抢劫？这几万元钱，还有我们的命能保住吗？司机说：“这山里手机无信号，报警是不可能的。”我对司机说：“加大油门，快开！也许有救。”约略十几分钟后，这伙人拼命敲打驾驶室车顶，司机只得停车。我在心中暗道：“完了，这下他们要动手了！”奇怪的是，他们跳下车，却转身向后走了——原来是这般搭便车的，真谢天谢地啊！

行程一千公里，到了某镇，已是晚上九点多，未顾上吃饭，父亲便找到中介人蔡大，约定明日要收二万斤“黄金帅”。夜宿旅店，又脏又热，还有臭虫咬，又是一夜无眠。天明，果农已是大筐、小箩的排着队等着收购了。匆匆吃了两个半生不熟的大饼，便随父亲忙活开了。父亲掌秤，艾嫂付款，我唱票，吃午饭时已收了一万斤，本来一天可收完，谁知午饭后，果农约定要涨价，每斤涨一角，一万斤便要多付千元，艾嫂坚决不依，僵持浪费了一下午。第四天还是按果农们涨的价收足苹果，便连夜往回赶。

原以为回程平安无事，劳累了几天，这回刚上车，我就奇迹般睡着了……不知何时，忽听“扑”的一声响，惊醒，车停，司机说：“可能有人用气枪打爆了轮胎，只能抛锚了。”远看前边有灯光似乎是个城镇，只可惜又是深夜，没法找人补胎，只得上车睡天明……

“不准动，把钱交出来！”忽然惊醒，月光下，便见一大汉赤裸着上身，又脏又黑，像从垃圾堆钻出来的，他站在驾驶室的踏板上，手中握把砍刀，刀就架在父亲的颈上。父亲说：“没钱，钱都进苹果了。”那家伙便随刀使劲，父亲颈上便出血了。我对艾嫂说：“把钱给他。”艾嫂气愤地将装钱的蛇皮袋从反面车窗甩出去，那歹徒跳下车，正准备去拾，警笛声响，三辆摩托车包抄过来，几个警察抓住歹徒。

所幸父亲受伤不重，那一趟，因市场同时到了七车苹果，父亲反亏本五百元。我说：“这哪是运苹果，明明是玩命噢！”父亲安慰我说：“做生意就这样，这趟不凑巧，可前一趟我们不是赚了四千元吗！”

